

喝点什么

原创 轩轩 辰界时

2018-07-26
22:09

去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和小黑泡在一起，一有时间我们就从学校、补课班、家里脱身而出，背着一书包练习册感叹夜短昼长。交流的间隙抒发一下对悠长夏日的恐惧，主要还是对没背完的文综的恐惧，两个还能完整默写牛顿第一第二第三定律的文科生惺惺相惜，毕竟现在我们一个字都记不住了。

大多时间我们在中正，去屈臣氏买一些有用没用的东西，以便在无趣的课间十分钟有心得可聊。良心大发要写作业的时候就去老塞，它简直满足了我对学校附近咖啡馆的全部幻想。面积小，饮料好喝（其实一般），干净，有大大落地窗，最重要的是店员很帅。小黑中意的那个店员长相酷似我们学校某理科班男生，我中意的另一个寸头戴眼镜，经常雨天站在屋檐下抽烟，小黑说你就是喜欢抽烟帅的。怎么讲呢，不管前面加多少定语，重点还是帅哥。

老塞陪伴我度过了很多的重要时刻，以至于高考期间我都在它那里寻找慰藉。我和小黑停止对生活的戏弄是在新年之际，模考终于把我们打回了正形，考不上大学的恐惧击溃了背不完文综的恐惧，它简直媲美求生欲。我开始看见前桌女生一天两杯奶茶，一边磕奶茶一边聚在一起吐槽学校出的题。而我只是在每一个睡过头的午后四点跑到快乐柠檬喝完一杯不加百香果的百香果四季春茶，再跑到学校在所有人都开始刷卷子的时候默默写练习册。练习册厚重，笨拙，题多。宛如我脑子里炸烟花一样的烦心事。

在我不完全为学业困惑时，生活于我而言，是开开心心上学，平平安安回家。有次我被安排了一道巨简单的的不等式，我死活想不出来，冀哲明等我一起回家等不及，刷刷两笔写下过程。我字丑，不愿意写板书，小黑就帮我刷刷写板书。我只负责装模作样地给大家讲一下，反正这么简单的题也没几个人听。还有段时间我深陷会考折磨，化学本来就学得烂，转文之后更烂。放学早的日子里课代表就会花好长时间给我讲题，有时候他都背起书包要走了，我抱起卷子拦截住他，他便把书包丢地上接过卷子问哪道不会。所以他拜托我上学帮他带饮料我也不好推脱，走廊里碰到要我陪他下楼买柠檬茶也没法拒绝。其实说来说去我本身也不太想拒绝，只是喜欢这种礼尚往来，证明不是我需要，是我被需要。但就算不被需要也没太大关系，反正也可以找老师问题不是吗，老师讲得那么快我能不能听懂就另一说了。

高考前六十天我和那个每天磕两杯奶茶不要命的前桌女生熟络起来，减了十几天的肥，每晚喝酸奶，力求找到学校附近最好喝的酸奶。酸奶再好喝也就是酸奶，十几天之后我们又开始了“宁哥我在快乐柠檬你喝什么”和“轩轩我在点贡茶外卖你也来一杯吧”的自暴自弃。高考前的我们对一切事物充满了好奇和精力，无论是写政治卷子还是英语卷子，无论是拍毕业照还是参加毕业典礼，无论是去市图学习还是去咖啡馆学习。事后想想其实都不算什么事儿，但所有决定人生的大事件说来说去不也就是那么点事儿吗。

领悟一些奥义之后，我开始羡慕宁哥对奶茶的矢志不渝。有时候我喜欢可乐，有时候喜欢柠檬茶，或者养乐多，或者葡萄汁。每种饮料都有一段专属记忆，每段记忆都牵扯一个陪伴我随便喝点什么的人，每个人最后都成为了朋友。最好的朋友，曾经的最好的朋友，随时准备脱离朋友关系进行大跃进的朋友，经历过天翻地覆不知道为什么就必须得做朋友的朋友。就算是仇人从某种精神层面来讲也是灵魂伴侣一般的朋友，谁又能说得准呢。

有时候我说自己不需要朋友，不需要任何一段亲密关系。就好像有时候我要减肥，拒绝白开水以外的任何饮品，但白开水在焦渴处境下也堪比模考之后跑到食品街喝的一杯草莓奶霜。在明确对某件事物表示拒绝时，就代表问题出在我身上，而我除了拒绝做什么都是在对着空气打拳。或许某个时空里我任劳任怨钟爱着某样饮品，好比某个夏天我和某个男生共同分享一段浪漫经历。但是此刻我只好在睡醒时游荡在街上胡乱找杯喝的，喝下去不会感到愉悦，但不喝的话连一杯喝的都没有。

